

守卫者
系列

1

THE
GUARDIANS
PALADIN

少年侠

陆源/著
晓瑾/译

14岁完成处女作，
90后天才华裔奇幻
少女作家最新力作

作品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，美国最权威的图书刊物《图书馆杂志》推荐

古代五个少年，保卫国家免遭恶人和
妖魔鬼怪威胁的惊险故事
精灵般的文字，对中国古代历史空前的奇幻想象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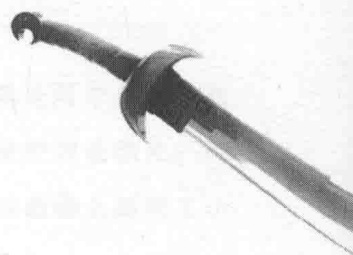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陆源/著
晓瑾/译



THE
GUARDIANS
PALADIN

少年侠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少年侠 / 陆源著. --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6.8
ISBN 978-7-5500-1831-0

I. ①少… II. ①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83976号

少年侠

陆源 著 晓瑾 译

出 版 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游灵通
美术编辑	彭 威
制 作	何 丹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	850mm × 1168mm 1/16 印张 17.5
版 次	201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20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1831-0
定 价	30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6-260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中原王国，五年后

刘阳踢了一脚石头，刚碰到旋即蜷缩了回去。他一瘸一拐地走到路边，坐在一块大石板上歇气儿。他轻轻脱下一只鞋，看到脚上又起了新的水泡，不禁皱起了眉。不过，相比起来，还是包袱带深深地勒进肩膀上的肌肉来得痛。此时，刘阳出了洛阳的城门不过半个时辰，开始意识到带一个沉重大包袱的后果了。

这会儿他明白了带着一整锭金子到处走是件挺愚蠢的事。他把金子埋在了地下，希望能记住埋的地方。没过多久，他又卸下更多的东西。先扔了一个锡杯，接着，是几卷画轴。到最后，刘阳只剩下了几件必需品：毛毯，火石，火绒，一些食物和一把剑。

他的剑确是一件美物。剑鞘由纯金打造，上面镶嵌的珠宝多到令人眼花缭乱。倘若谁敢拿到正午的阳光下去端详，定会被灼瞎双目。剑身打磨得比人们用的小铜镜更亮。

有了这把剑，刘阳几乎是天下无敌的。或者说，他周围的人让他一直这样认为的。作为当今皇上的次子，刘阳与他的哥哥刘疆相比，过着更加被娇宠的生活，刘疆必须学习将来如何继承大统。

虽然给兄弟两人设置的课业都差不多，但跟其他诸事一样，刘疆

总是处处显得更胜一筹。即便如此，弟弟刘阳的博学多才也被认为仅次于朝中最有学问的丞相。

可在功夫上，刘疆此时已经能飞檐走壁，在屋顶上来去自如，而刘阳却连翻身上马都有些困难。当然，刘疆已经二十岁了，比刘阳年长四岁，已完全长大成人。可年龄差别只不过是其中一半的原因。老实说，刘阳的师父们从来不像他兄长的师父那么严格。无论怎么看，刘阳的武功都只能算是稀松平常，而自控力可以说是一点都没有。

可是，他的自信心却膨胀到了几乎有害的地步。因此，在过去的三天里，当他脚上还没有因为起水泡而一瘸一拐之前，刘阳一直是大踏步地向前走着，仿佛整条路都是他的，自信没有人敢向他挑战。事实上，也一直没有有人向他挑战，主要是因为，他还根本没有走出皇城京师兵巡防的范围。再加上他选择的这条小路一直没有太多路人，就算有人经过又恰恰留意到了他的剑，也都会认为那是一把假货。

今天早上，刘阳走出了城门屯兵巡逻范围的最后一圈。他坐在石板上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暗骂自己倒霉。有一瞬间，他甚至想过回家，但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如果现在溜回去的话，他精心策划的离家出走计划就没有意义了，只能回去继续当他没有人会对之有任何期望的二皇子。

不，不能回家。刘阳决心要自己闯出个名堂来，要成为一个英雄。脚上起水泡不能成为障碍。他站起身，开始刻意地在路上阔步走了起来。

一会儿工夫，刘阳望见路上有一辆马车雷霆般隆隆地朝他奔来。他让到一边继续往前走，没太去注意这辆严严实实的马车。

一声痛苦的嘶叫声打断了他的白日梦。刘阳一抬头，正好看到两个留着络腮胡子的男人把刚过去的一辆马车推翻在路边。两个男人手

持大刀，眼中闪着贪婪，一看就知道是盗匪。车轮撞上了一块大石，驾车的女子一下子飞了出去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一路翻滚着。两个盗匪向她围逼了过去。见此情形，刘阳急忙拔剑冲向两个强盗。

刘阳一边跑，一边高声叫骂，两个盗匪便掉转身迎向他。刘阳举剑刺向右边的盗匪，可盗匪只笑了一下，轻轻一抹便把刘阳手里的剑挡落在地。刘阳低头震惊地看着自己的双手，转身想去拾回他的剑。

另外一个盗匪用拳头截住了他，一拳打在了他的小腹上。刘阳被打得弯下了腰，盗匪又一脚踢在他的腿上，他被彻底打垮在地上。好在刘阳正巧摔在他掉落的剑旁，他忙拾起剑，刚好挡住了向他砍来的一击。可不幸的是，他的剑又一次被震落。盗匪咧嘴一笑，高高举起刀。刘阳被惊得动弹不得，直直地瞪着刀劈落下来。

眼见自己要被劈成两半，一柄镌着龙纹的剑横空而出，刚好挡住了一击。强盗一脸愕然，样子实在有些滑稽，刘阳还在呆呆地瞪着盗匪。然后他的目光才转向救了他的侠士，侠士从头到脚穿着黑色连身衣，连脸上也蒙了黑布。

蒙面黑布之上是一双普通的黑色眼睛，可是双瞳中却闪烁着金色的光芒，显得很立体。这双眼睛似乎闪动着智慧之光，蒙面人瞥了一眼刘阳，然后转过身去瞪着两个盗匪。刘阳连看都没有看清楚侠客的动作，出手一下子钩掉了盗匪手中的刀。

这时，刘阳的救命恩人举起一只手隔空一送，一个盗匪立刻向后飞了出去，撞到他的同伙滚作一堆。两个盗匪手忙脚乱地爬起来拔腿就跑，边跑边害怕地向身后看。

侠客不慌不忙地一挥手，从衣袖里射出两枚银针，两个盗匪被打倒在地，痛得大叫。几秒钟后，两个盗匪连滚带爬地起身，飞快地逃掉了。其实两个盗匪大可不必着急，因为侠客根本没在意他们，侠客

已经快步赶到躺在地上的女子身边，扶她起身，又发力把马车抬回到路上。

这会儿，女子已经回过神来，她深深地俯了下去，口里不住地感谢侠客出手相助。待马车隆隆地离开之后，侠客转过身来对着刘阳，用凌厉却又不带任何感情的目光只看了他一眼，便已经把他的一切，从一身不起眼的旅行装束到他的剑，都收入了眼中。“你不属于江湖。”只说了这一句，侠客便要离去。

刘阳终于能说话了，他问道：“你对两个盗匪做了什么？”

“我点了他们的穴，废了他们的武功。”

“我也想要学。请做我的师父吧。”

“你应该回家去。”

“我不回去。”刘阳固执地说。

“你一个人没法在外面生存的。”

“帮帮我吧。”刘阳应道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刘阳的救命恩人一动不动。突然，侠客伸手揭去了蒙面布。刘阳惊讶得张大了嘴巴。这侠客不是刘阳想象中的年长男子，而是一个比他大不了多少的绝色少女。她比刘阳还高两寸，有些像自己的表姐。可是刘阳想起侠客出手的样子，不管这个少女长得像谁，她的功夫估计连朝中的大将军也会自愧不如的。

尽管她的眼神没有流露出任何感情，但刘阳仍能感觉到她的秀目中深藏着另一种气质，跟他表姐娴静的个性截然不同。刘阳在脑中整理了一下思路，可脸上还是一副张口结舌的表情。

侠客，张小龙，把蒙面布塞进腰带里，抬眼看着刘阳。看出了刘阳的惊讶，她略略有些得意，可又不想把这情绪流露出来。小龙冲他点点头，刚转身要走，刘阳再一次叫住了她。显然，他根本没江湖经

验，听不懂她劝他放弃回家去的意思。她回过身，耐心地等着他开口。

“拜托。”刘阳说。

小龙的本能和理性在激烈地交战着，心中一个声音告诉她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身份，特别是这个少年，他有可能是个奸细。可她想起刚才他不要命的打法，不是装出来的。如果把他一人扔在这里，他迟早会送命的。

小龙有些左右为难。但她转念一想，眼看着他去送死，刚才又何苦要救下他呢？她这么想着，又朝他看了过去。刘阳也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她，年轻和天真一览无余。她看着他衣服上的污渍，松松地握在手中的剑，最后她还是听从了本能，也许她自己也没什么江湖经验。

“我的名字叫张小龙。跟我来。”

少年冲她两眼放光。“我叫刘阳。”他告诉她。

小龙花了很多年的时间训练自己控制表情，所以她只是点了点头，就沿着道路往前走。但她心里一直细细思索的是，刘阳恰巧冠着皇姓会意味着什么？最后，她暗下结论，看得出他是一个贵族，不过可能只是一个皇族远亲罢了。

不管怎么样，小龙不打算去问他。就算他是皇帝的亲戚又如何？她很久以前就已经下了决心不去主动寻仇报复了。她逃亡的时候在一些兵荒马乱的地方待了很长时间，又怎能不明白仇恨会怎样将一个人吞噬掉？如果命运把机会送到她的手里，到时她一定会讨回公道。可是在这之前，需先把寻仇报复放在一边。

不过，要想让皇帝出现在她面前，就跟让月亮沉入大海一样不可能，所以小龙知道，她完全不必担心报仇之事。她发过誓，无论如何，如果有机会报仇，也只要皇帝一人性命而已。她不会杀光整个皇

族。这不是正义之事，就像她的全家遭遇一样冤屈。

小龙放下疑虑，抑制悲伤。她带头在前面走，眼睛看向前方，她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，回忆起自己已经永远失去的家人的点点滴滴。

刘阳突然开口说话，打断了她的思绪。

“我们去哪儿？”刘阳想知道。

“去一位朋友开的客栈。”

“有多远？”

“不远。”

刘阳想等她详细说说：“你话不多，是吧？”

小龙的默不作声便算是回答了他的问题。

十分钟后，大路右边出现了一幢木制大屋。门楣上褪色的牌匾上用红色的大字写着“济南客栈”。几只红灯笼挂在房前，这栋房子过去应该很漂亮，可是年深日久，有几处已经有些塌落。尽管如此，这房子看上去还是挺结实的，在这个远离大城市的穷乡僻壤也算是不错了。

小龙没有走前门，而是绕到屋后，进了厨房。犹豫片刻，刘阳还是跟了进去。他看到里面的凌乱不堪，不禁倒吸一口气。厨房里烟雾弥漫，所有东西的表面都积了一层油腻。但厨房里闻起来还是不错的。在路上走了几天，这时的刘阳觉得这里的香味不比御膳房做出来的任何东西的差。

看到刘阳深吸几口气，小龙不禁要笑出声来。他们穿过厨房，厨子们大声向她打招呼。小龙只是轻轻点点头，估计他们已经习惯了她的怪癖，毫不计较她冷淡的反应。

她带着刘阳穿过另一道门，差点撞上一个四十多岁的矮个子男人。他向她笑笑，然后又打量着刘阳。男人扬起了眉毛，指着他问：

“这是谁？”

“刚才他遇上了老虎帮。”小龙说。

“你把他们收拾了？”不等她回答，他咧嘴一笑自顾接了下去，“你肯定把他们收拾了。”他转向刘阳，抱拳道，“我叫金煌，是这里的掌柜。”

他们互相作了揖，金煌说：“你不介意的话我要跟小龙说一句话。”他抓住小龙的胳膊，领她走到过道的另一边，“你确信带他来这里稳妥吗？”

“不确定。”小龙说。

金煌白了她一眼。

“可我不能把他一人扔在外面。等他想明白了，过几天会走的。”

“他向强盗头领告密呢？”金煌质疑。

这次小龙回了她一眼：“就算是你想的那样，也不可能搞出什么大事。”

“我不想给你带来任何麻烦。”小龙说。

“不会，不过要小心。”金煌拍拍她的肩膀，“我得去招呼客人了。打理客栈是个苦差事呀。给这孩子找间空房吧。”

“金煌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”

“哪里的话，别的不论，我也欠着你母亲一份情。她命不该如此啊。”金煌忧伤地笑了笑，转身离去，留下小龙站在原地。她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等她转身看向刘阳，一瞬间刘阳确信自己看到了一种重重的痛楚。可马上，她又恢复了清冷的表情，这让刘阳不禁怀疑刚才也许是自己的错觉。

小龙冲楼梯扬了扬头，便抬脚往上走。上了楼，打开了一扇门，

露出一间小小的睡房，房间昏暗，没什么摆设。刘阳差点儿开口问小龙是不是打算让他住这间茅屋，但忍住了没问。他走进房间，把包袱丢在床上，扬起一片灰尘，呛得他猛咳。等尘土消散后，刘阳难以置信地低头查看臃肿厚实的床。他又细细看了房间的其他地方，没有发现什么。

屋里的家具看起来都很旧了，好像随时会塌。刘阳叹了口气，坐到了床上。他惊奇地发现，床垫竟是干草铺的。谁会用稻草铺床？怎么不用点软和的东西呢？这会儿，刘阳突然特别希望回家，回到自己的床上。前几晚，睡在星空下，好像也没这么糟糕。不知何故，终于有瓦遮头时，他才意识到自己放弃的是什么。

刘阳查看他的睡房时，小龙一直靠在门框上，双手抱胸，剑倚在肩上。看到他叹气，她开口了：“你仍然可以回家的。”

刘阳无力地摇了摇头：“我们什么时候开始？”

小龙看着他，不得不承认他的坚毅使她挺吃惊的。就算他对未来的计划鲁莽之极，她也不得不认可他这股韧劲儿。所以，她回答他刚才的问题说：“现在。”随即旋踵便走。

她新收的徒儿一把抓起剑，紧跟着她。小龙带他下楼，穿过迷宫般的走廊，到了一个小院。小院的一边立着一个兵器架和一个靶子，在另一边刘阳看到一个古怪的玩意儿，看着像是一截直立的原木，有几条长木楔插入其中。他还留意到有一个磨刀石和一根厚厚的木柱堆在角落里。

刘阳从剑鞘中拔出剑来，急着开始，可是他的新师父摇了摇头。虽然不解，刘阳还是照她说的把他的剑靠在了墙边。小龙指着石板地，命令道：“坐下。”刘阳低头看了看，脸色一下子白了。坐在冰冷的石板地上？他抬头看着她，心想一定是自己听错了，可她也正盯

着他看。刘阳叹了口气，盘腿坐下。

小龙慢慢地在他的身边绕着踱步，很久很久都没有说话。刘阳跟着她不住地转头，直到头晕目眩。最后，她在他面前停了下来。刘阳抬起头问道：“我们什么时候开始？”

“耐心，”小龙说，“这是你要学的第一件事。在这儿坐到太阳落山。”

“还得有三个多时辰呢。”刘阳说道。

“日落时我再来。”小龙告诉他，然后走了出去。

刘阳盯着她的背影，但没有挪动。

2^章

骰子掷入碗中丁零作响，朱成呻吟了一声。她把自己面前的碎银推了出去，骂了一句，又再拿出了一些银子。坐在她对面的三个男子咧着嘴笑，露出狼般的贪婪，也押上了跟她相当的赌注。

朱成又拿起骰子，看了三个男子一眼。他们都没有注意她的表情，只紧盯着她双手中拳握的骰子。她露出一丝笑意，知道再输一把就行了。骰子跌进蓝色的碗里，丁零转了几圈停了下来，一个两点，一个一点和一个四点。

朱成怒吼一声，把输掉的银子推到桌子的对面。她看了一眼骰子，深吸一口气，做出一副暗下决心的表情。她把手伸进口袋，拿出一大锭银子砸到桌子上。三个男子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，贪婪如口水般倾泻一地。他们手也伸进衬衣的口袋里，把所有的银子都掏了出来。

趁他们掏银子的工夫，朱成已经把三粒骰子换成了她灌了铅的骰子。她一边把骰子递给右手边的男子，一边偷笑。她赌三个六点，用这套骰子她保证能赢。

而右边的男子，此时除了贪婪什么也顾不上了。他把三颗骰子放在掌中搓了一下，掷了出去，骰子在碗里跳动，互相碰撞敲击着碗边。第一只停了下来，是个六点；第二只停了下来，又是一个六点；

最后一只骰子像陀螺般转个不停，在碗底转了一圈才停了下来，还是一个六点。

还没等骰子都停稳当，朱成便开始往她的袋子里扒钱。她抓起骰子，向几个目瞪口呆的男子抱了抱拳后走出了赌场。第一声叫骂在身后响起的时候，她已经跑出了半条街。她咧嘴一笑，从包袱里拿出一件斗篷。她披上斗篷，在越来越拥挤的大街上慢悠悠地走着。

在她身后，一群男子从赌场里涌了出来，四处扫视，显然是在找她。当然，他们认为她是一个年轻的男子，衣饰华贵，钱袋里装了很多钱。朱成摘下帽子，把长发披散在肩头。然后她把斗篷的帽子重又翻起来把面孔藏进阴影里。她故意走得很慢，假装一瘸一拐，等一些愤怒的男子赶上来。

他们从两边跑了过去，朱成笑了，很享受这追逐的游戏。其实，她根本不需要躲。她完全可以靠打出来，她的武功对付这帮乌合之众绰绰有余。朱成就是想留下来享受每次骗钱成功的快感。

一年了，她每次用的都是同样的方法，已经熟练到使之成为一种精准的套路。她每到一个小镇，便假扮成一个有钱又鲁莽的阔少，混迹流连在赌场。她总是先输钱吊起他们的胃口，然后再把钱都赢回来，甚至还赢回更多。然后她把钱都散尽，送给一些穷困的人。

可实情却是，她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帮助别人，她只是为了填补自己心中巨大的空虚。多年前自从皇帝下旨处死了她的父母后，她一直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。她旧时的生活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夺走了，没有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。这些年来她自己闯荡江湖，很擅长化装，也很会保护自己，尽管才十七岁，但至今基本没有遇上敌不过的人。然而，她没有固定的工作，没有亲人和知心朋友。除了练武功，她还能做什么呢？

对的，练武术的招式和一些见不得人的套路。刚开始，只从有钱人那儿偷点小东西卖钱。长大些后，她觉得找到了榨干一些人钱财的有效办法。

朱成有时也会停下来想自己为什么总有抑制不住的偷东西的冲动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她认定是因为当年家境富足时，她曾经很幸福。后来，灾祸毫无防备地来到，令她身无分文，无家可归，连一个可依靠的人都没有。她鄙视所有挥霍无度和滥用职权的人，在她的心里，她把自己失去一切归罪于这些人。

朱成自己也知道这个想法很荒谬，但潜意识又拒绝认清事情的真相。现在只有一件事能减轻她的痛楚，那就是报仇。事实上，她永远不可能有丝毫机会杀死罪魁祸首。很可能，只能永远这样地生活下去，偷钱再散钱，没有目的，很难再找到真正的幸福。

可朱成看上去总是乐呵呵的，自从父母去世后再没有感觉到过快乐，恐怕永远也不会有了。她从偷窃中获得的刺激不是真正的幸福，偷东西对她来说带来的是一种恶毒的快感——亲眼看别人经历她所遭受的痛苦，尽管只是一点点。

好在，她选择的对象都是些活该的人。大部分到赌场狂赌的人都是道德丧尽又没有好名声的。不管怎样，她很早就决定一直这样过下去，直到她找到了更好的出路或有人杀了她。她感觉后者的可能性会大一些。

仿佛能感应到她的心思，从她身边涌过的一些男子突然围住了她。显然在她刚刚做白日梦的时候，忘记拿手压住斗篷。一阵风把帽子吹开，三个被骗的男子正用手指着她。赌场里涌出来的男子通通堵在了她的面前，还有几个绕到她身后，把她围得水泄不通。

“哎呀。”她嘟囔了一句。

呃，好吧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
狠狠地打一架也许能让她忘掉烦心的事情。看着围住自己的人拿刀持剑的架势，知道他们只是一群三脚猫，朱成担心这场架会打得不公平，还得小心点别伤了他们。

朱成早已把钱袋收进了包袱，她的手已经直接按上了剑柄，抽出剑横在身前。一瞬间，她看着自己的剑微笑着。这把剑已经用了八年，是父母的一个老朋友，特地为她铸的。朋友知道他们家族的族徽是虎，便在剑身上镌了虎，还把剑柄装饰成虎形。

朱成对着三个被骗的男子嘲讽地笑笑，气得他们直叫。三个男子同时向她冲过来，其他人也紧随而上。看着他们扑过来，朱成随手扔掉斗篷。当围着她的人快要撞上来时，她腾身而起至他们的头顶上。在其中一个人的肩上轻轻一点，重又跃回空中。还没等他们明白过来，她已站在一个绸缎铺子顶上，用剑指着他们：“倘若你们现在走，就不伤你们了。”

“没门。”一人扯脖子叫道。

“把钱还给我们，你这个死猪。”另一个喊道。

朱成听见这话，扬扬眉低头看看自己：“在跟我说话吗？”她的注意力一直在这些人身上，可这时也看到有不少居民被吸引过来，都在笑话一个正跟这帮男人一起大呼小叫要她下来的绸缎贩子。

“别跟她多废话。”一个壮实男子大喊道，“我们快抓住她。”

朱成轻笑一声，挑衅道：“快来吧。”

很显然壮实男子的轻功也不差，他一下子凌空跳起，直接落在小摊子的顶上，挥剑出招，可朱成早跃开了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撑着小摊顶部的竹竿不堪压力，突然折断了。男子应声坠下，正好跌落在一匹匹绸缎中，扬得灰尘和成捆成捆的布料

满街都是。

有几个镇民趁乱冲上去哄抢散落的绸缎，绸缎商郁闷得大声号叫。

看着这种情景，朱成实在忍不住大笑。等这阵骚乱渐渐平息，大家才注意到她正居高临下站在街边一幢房子的屋檐上。朱成看向绸缎商，拿出一大锭银子。“这个当赔你的货。”她把银子扔给绸缎商，重又跃回地上。

几个男子一下子冲了上来。一把剑自上而下朝朱成劈来，她挥剑去挡。一剑把冲上来的男子震得摇摇晃晃，可马上又有许多人冲上来顶了他的位置。朱成丝毫不把他们放在心上，因为她知道只要她想逃随时都能逃。她真要走，这些人没有一个能挡住她。

朱成蹲下避开一招又随即挡住了另一击，然后她开始猛烈反攻，把剑舞得迅如魅影。她一边把对手打得连连后退一边笑。打架差不多跟偷东西一样管用，能让朱成心情大好。

她蛮横地冲着面前一个男子咧嘴一笑，令他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。他的同伙们推了他一把，他的表情马上又狠了起来。他又大怒地咆哮着向她扑过来，可是她轻轻地躲开了，他便一下子撞到了墙上。没等看他缩成一团倒在地上，她已经直接冲进对手们中间，一边出招一边叫骂。

三柄剑同时刺向她，她转了一圈，将内力贯满剑身，轻而易举地就把他们手里的兵器震落。然后她上前一步，轻轻推出一掌击中她面前一个男人的小腹。虽然那一击并没用力多大力，但她的气劲击入，一下子把他打得滚了出去。

这架打得实在太没有挑战性了，朱成很快就烦了，所以她转向下一个男人，伸指点了他锁骨旁的穴位。他人一僵马上就动不了了。点